

萊蒙托夫傳

安德朗尼科夫 著 朱 筭 譯



時代出版社

萊蒙托夫傳

著 安德朗尼科夫 著
朱 筭 譯



一九四九年 • 現代出版社

Ираклий Андроников

Жизнь Лермонтова

Перевод Чжу Чжи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0001-4000)

萊蒙托夫傳

著者 安德朗尼科夫
翻譯者 朱安
總發行者 姜梅芳
總售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掛號：九一四三
電報掛號：ЕРСНРУВСО
(五二〇〇〇一)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掛號：(五)一六六〇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〇

杭州分店 杭州延齡路二六九號
電話掛號：一五四二
電報掛號：二五四一

南京分店 南京(5)中山北路
電話掛號：二五四二
電報掛號：二五四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萊蒙托夫像

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的早晨，彼得堡流傳着一個消息，說普希金前一天晚上同丹特士◎決鬥，中了一鎗，受的傷足以致命。

這項消息異常迅速地傳遍了全城。在涅夫斯基大街，在昨天還看見普希金在那兒逗留的糖果店，在斯密爾丁◎的書店中，談的全是這場決鬥。認識的和不認識的

喬治·丹特士 (Baron Georges d'Anthès) 原爲法國布朋 (Bourbon) 王朝的黨羽之一。一八三〇年的法國七月革命推翻布朋王朝之後，他不願再留在法國，遂於一八三四年至彼得堡，藉着各方的聯絡，得直接在全國第一近衛兵團任軍官之職。關於普希金和丹特士決鬥的詳情，讀者可以參看魏列薩耶夫寫的普希金略傳（見戈賓權編的普希金文集）。

◎斯密爾丁 (А. В. Смирдин, 1796-1867)，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時彼得堡的出版家。

人們成堆地聚攏起來，互相報告着剛剛聽說的決鬥的詳情，大家同情普希金，同時也憤恨地指責丹特士。

他們說丹特士追求普希金的妻子，至於曾把這年青的法國人收爲義子的荷蘭大使格克倫男爵，則勸告過她背棄她的丈夫。

他們提到那封毒害了普希金生命的匿名信^①，他們並且還說他是一個祕密陰謀的犧牲品；上流社會的最上層的人們曾將這陰謀佈置在普希金的周圍。

人人都同情普希金，人人都憎恨丹特士。甚至於從來沒有看見過普希金的人們，也親自或派人來探詢他的健康。到了晚上，莫伊卡（Mojika）河畔，已經有很大一堆的人們站在伏爾康斯卡雅公爵夫人^②家的門口，驚惶不安地等待着消息，包圍着每一個從房子裏出來的人，普希金住居在這所房子裏面，此刻他正在那兒瀕於死境。

① 參看魏列羅耶夫的普希金略傳第十章。

② 伏爾康斯卡雅（Ульяна Борковская，1792-1862），俄國女作家，她的客廳是當代優秀人物的

薈萃之所。

二月十日（新曆）午後二時四十五分，普希金去世了。

莫伊卡河上的唱歌橋（Иевусский мост）邊，行人和車馬一概無法通過。大羣的人民、轎車、運貨車、輕便馬車，從早到夜環繞着這所房子；大家雇車子的時候只說：『去普希金家。』

他的窄狹的住宅中，有兩天之久，連續地羣集着各種年齡、階層和地位的人們：婦女、老頭子、小孩子、官吏、文學家、『穿羊皮外套的平民，甚而還有其他穿得破破爛爛的人們』。好幾萬人來向詩人的遺體致敬。他的死亡成了全體人民的槍痛。

一個同時代的人說：『這簡直就是人民的示威隊伍，是突然覺醒了的社會輿論。』一個外國人的印象是這樣的：『如果俄國有革命的可能，它會因為普希金的死亡而爆發的。』

這種對普希金表示的威力無比的同情，以及他們所殺死的詩人的光榮，嚇壞了

沙皇和廷臣們。任何有關普希金之死的文字完全，不許發表。新聞記者克拉葉夫斯基在報上寫了幾行同情普希金的話，便遭受了嚴厲的處分。

也就在這些日子當中，有一篇詩在彼得堡傳佈着，那篇詩以驚人的力量表現出了全體人民對死去的詩人所懷的哀傷。

這篇爲了普希金而寫的詩，每一行都充滿着熱愛與沉痛，飽含着對於殺害普希金的兇手和卑鄙的事非之徒的憎恨。凡每一個俄羅斯人在那些日子所想到與感到的，都流露在這一篇詩中了。

毀滅了詩人！——這不自由的正直之士——

倒下了，這一世受了讒言誹謗的人，

胸裏懷着鉛彈和焦渴的仇恨，

他低低地垂下了驕傲的頭顱！……

詩人的心靈忍受不了

那些瑣碎的非禮的侮辱，

他正像往常一樣，獨自地起來

反對上流社會的輿論……於是他被殺死了！

他被殺死了！……現在，所有的號哭，

不必要的空虛的讚美的合唱，

還有那辯白的徒然的囁語，又有何用？

命運的判決業已實現！

那不就是你們，最先惡毒地迫害

他自由的、勇敢的才能，

並且爲了娛樂自己，還吹起

那幾乎快熄滅了的火焰？

好，你們高興啦……——

而他不能忍受那最後的磨難：

這位驚人的天才像火炬一樣熄滅了，

像壯麗的花冠一樣凋謝了。

殺死他的兇手●冷血無情地

準備好了打擊……再也無法拯救了……

他空虛的心平靜地跳動，

他手上的鎗也不顫抖。

那有什麼值得驚奇？……從遠方，

他正像成百的逃亡者，

被命運拋擲到我們這兒來

獵取幸福和官階；

他嘲笑着，大胆地蔑視

異國的語言和風尚；

他不能珍惜我們的光榮；

他不能瞭解在那渴血的一瞬，

他向誰舉起了手！……

●這一節的下列各句指的都是丹特士。

於是他就被殺死了——被墳墓所奪去，

這正像他曾經以驚人的力量歌唱過的

那位未知的但又是可愛的詩人②，

成了啞聲的嫉妬的俘獲品，

他自己也同樣地死於無情之手。

爲什麼他放棄了平靜的快樂和真誠的友愛，

投身到那爲人嫉妒

和對於自由與火熱的心靈是窒息的世界？

他，從年青時就已很懂人事，

爲什麼他向那些卑鄙的誹謗者伸出手，

② 指普希金所作的長詩葉甫格尼·奧尼金的主人公——詩人蘭斯基，因爲奧尼金追求他的愛人奧麗加，

兩人舉行決鬥，蘭斯基結果爲奧尼金所殺。

爲什麼他相信了他們虛偽的話語和詔媚？……

於是他們拿掉他從前的花冠，把桂葉纏成的荆冠

戴在他的頭頂上：

然而那些隱藏着的利刺，

狠狠地把他光輝的前額刺傷；

他們這些不學無術的嘲笑者，用惡毒的話語

毒害了他最後的時辰，

於是他死了——帶着復仇的枉然的渴念。

和被欺騙了的希望的隱秘遺憾。

他的驚人的歌聲靜息了，

它們的聲音再不會傳揚出去：

詩人的住所是陰鬱和擁擠的，

在他的嘴唇上還又加上了封印。❶

❶ 此處係借用戈實權先生的譯文。

這篇詩寫成的那麼快，普希金去世的當天，已經有某一位文學家在伏爾夫糖果店中的一羣青年們之間朗誦了它。就在那兒，在糖果店裏，每個人索取了墨水與紙張，給自已抄下了一份，接着兩天的時光，它傳遍了全城，「所有的人們抄寫着、閱讀着、背誦着」。

近衛軍驃騎兵團的一個二十二歲的旗手，密海爾·萊蒙托夫（Михаил Лермонтов），便是這一篇詩的作者。

人們開始談論起他了。大家覺得奇怪的，是一個剛開始寫作的詩人竟寫出了顯露出成熟天才的輝煌詩作。文學界並不知道他。有人說他是阿爾謝尼葉娃（Арсениера）老太太的孫子；她跟上流社會是有來往的。

有人記得，大約在這件事發生的兩年以前，雜誌上曾經刊登過一篇詩體的東方故事，也是萊蒙托夫寫的。當時却沒有人去注意它。

甚而那些從前遇見過他的人也大感驚異。一個既不漂亮也不體面的軍官的外表，不會使人想到他就是一位靈感充沛的詩人的。

普希金的決鬥和死亡所引起的激動，不能夠平息下來。

爲了避免在京城地方舉行盛大的葬禮，遵照着沙皇的命令，乘着夜晚把普希金的靈柩運出，由憲兵押送着，運往普斯科夫省的普希金村安葬。

上流社會曾經迫害過這位詩人，現在，當他逝世之後，他們仍然在攻擊他。有爵位的顯貴們將一切過錯歸罪於普希金，並且替丹特士辯護和惋惜。在宮庭和上流社會裏面，他們大談起顯貴的外賓格克倫及丹特士不應受俄國法庭與法律的裁判，說普希金的詩跟他們是毫不相干的，丹特士應該像他做過的那樣去做。

然而，彷彿是對這些意見的回答，忽然之間誕生了萊蒙托夫的新詩，傳遍了彼得堡，那是他爲了補充紀念普希金之死的詩而寫的：

而你們，那些以作惡爲非聞名的

先人們的傲慢的子孫，

你們用奴才的腳踢開了

那些被命運所損害的許多家族的後裔！

你們，站在寶座周圍的這貪婪的一羣，

全是自由、天才與光榮的創子手！

你們藏匿在法律的庇蔭之下，

在你們面前，法庭和真理——都得靜默閉口！……

但是，你們這些荒淫的寵臣啊，有着上帝的法庭，

有着威嚴的審判官，他正在等候；

他不能用金錢賄賂，

他預見到了一切思想與行爲。

那時你們的誹謗將枉然無用：

它不能再幫助你們，

你們也不能用你們的烏血

去把詩人的正義之血洗清！

● 此處係借用戈實權先生譯文。

殺害了一個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萊蒙托夫不但認為丹特士在這件事情上有罪，而且也認為整個的上流社會有罪。他譴責站在丹特士背後的庭臣們，他稱他們為自由的劊子手，他恐嚇了他們。

這些詩句產生了令人震撼的印象。它們高響在那些年代統治着俄羅斯的一片溫順的靜寂中，宛如革命的號召一般。到處都在閱讀它們，匆匆忙忙地抄錄它們，全俄羅斯都在爭誦它們。

宮庭社會與上流社會的人們，立刻明白了萊蒙托夫在他的詩中講的是什麼人。這真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大胆妄為。

有一個人還抄好了這篇詩，加上了標題：革命的宣言，寄給了沙皇本人。

曾經壓制過普希金的班肯道爾夫，是憲兵隊的全權長官，他秉承着沙皇的旨意來辦理萊蒙托夫的案子。

○ 班肯道爾夫 (A. X. Бенкендорф, 1783-1844)，曾參加迫害十二月黨人，自一八二六年起任憲兵

長官及第三廳主任，以審查作品方式壓制普希金。